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学家的技艺

(第二版)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 Historien*

[法] 马克·布洛克 (Marc Bloch) / 著
黄艳红 / 译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学家的技艺

(第二版)

[法] 马克·布洛克 (Marc Bloch) / 著
黄艳红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法）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4215-9

I. ①历… II. ①布…②黄… III. ①史学理论-法国 IV. ①K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5768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

[法]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著

黄艳红 译

Lishixuejia de Ji 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张	11.25 插页2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44 00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该著谨献给法兰西学院埃曼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 (Emmanuel Leroy-Ladurie) 教授主持的马克·布洛克学会 (成立于 1992—1993 年), 以期为该学会实现下述目标略尽绵薄之力: “促进马克·布洛克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出版和传播。”

艾蒂安·布洛克 (Étienne Bloch)

目 录



序 言	1
致吕西安·费弗尔的献辞	29
导 言	31
第一章 历史、人和时间	43
1. 历史学家的选择	43
2. 历史学和人	44
3. 历史时间	47
4. 起源的偶像	48
5. 过去和现在	53
第二章 历史考察	64
1. 历史考察的一般特征	64
2. 证据	71
3. 证据的流传	76
第三章 史学批评	85
1. 批评方法简史	85



2. 伪证的鉴别.....	92
3. 试论史学批评方法的逻辑	104
第四章 历史分析.....	128
1. 评判还是理解?	128
2. 从人类事实的多样性到意识的统一性	132
3. 历史术语	139
4.	151
第五章	161

序 言

《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是马克·布洛克生前未完成的作品，这个新版本由他的长子艾蒂安·布洛克作了注解，它的出版实为一件幸事。

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 1929 年问世的《年鉴》(*Annales*) 杂志的创办者之一，这份杂志当时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今天的名称是《经济、社会、文明年鉴》(*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在维希政府时期，由于布洛克是犹太人，他不得不退出公众的视野。1943 年，布洛克在里昂加入自由射手组织，成为抵抗运动的一员，并于 1944 年 6 月 16 日在里昂附近被德国人杀害。他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1]枪下的受害者之一。

在马克·布洛克于最后的岁月写下的文字中，有一部未完成的史学方法论著作，题为《为历史学辩护》(*Apologie pour l'histoire*)，最初的副标题是《论一名历史学家如何和为何工作》(*ou Comment et pourquoi travaille un historien*)，1949 年，吕西安·费费尔(Lucien



Febvre) 在出版该著时使用的标题是《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

这里我不打算对照 1944 年时马克·布洛克已经或尚未发表的作品及对该著作系统的研究。不过,《为历史学辩护》是否基本上反映了马克·布洛克在研究中运用的方法,是否标志着他的思考和设想的新阶段?这样的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

8 我也不准备对该著和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上半叶的其他方法论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研究该著与 1901 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的对立关系,这样的研究需要更长的篇幅。正如马克·布洛克在其手稿的注释 1 (见第 37 页(指边码,下同。——译注)中所揭示的那样,朗格洛瓦(Langlois)和瑟诺布斯(Seignobos)的这部著名作品被他视为陪衬,虽然他对这两位曾是他老师的历史学家表示了敬意。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年鉴》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反对朗格洛瓦和瑟诺布斯所确定的历史观念的战斗刊物。

我很遗憾自己无法结识马克·布洛克,但我想努力成为这位伟大历史学家身后的弟子,在我的学生生涯和我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实践中,他的作品和思想曾是并一直是至为重要的。1969 年,承蒙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好意,我进入《年鉴》的领导层,从而有幸成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的重要后继者。今天,作为一名继承马克·布洛克和《年鉴》传统的史学工作者,我在下面的文字中只想谈谈自己的思考,这样做也是在努力实践布洛克所定义的忠诚,他在上面提到的那条注释中已经指出,忠诚并不排斥批评。我试图指出这本书在当时的史学总体背景中,特别是在 1944 年的法国历史学中的意义,以及它在今天仍然具有的意义。

该著的正标题和副标题《为历史学辩护——论一名历史学家如何

和为何工作》已经很好地表明了马克·布洛克的意图。它首先是一篇历史学的辩护辞。这篇辩护辞针对的是书中提到的那些明白无误的攻击，特别是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攻击，但它也针对一种科学知识的现实及可能的发展趋势，这种知识将历史置于边缘，甚至将其排斥。我们也可以认为，马克·布洛克之所以为历史学辩护，针对的是那些他认为服务于这种趋势或为这种趋势所用的历史学家。最后，我认为，该著的要点之一在于指出历史学家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距离，诚然，他认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思想很重要，但他也看到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历史学科构成的危险。我们将看到，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就是如此。

本书最后的副标题是《历史学家的技艺》，用它来取代最初的副标题颇为恰当，因为它强调了马克·布洛克的另一个重要意图：将历史学家确定为一种职业人士，探讨他的实践工作和学科对象，甚至还有——正如将会看到的——学科之外的东西。

标题没有指明、但文中表明的另一点是：马克·布洛克并不满足于将历史定义为历史学家的职业，他还想指出历史学应然的状态及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工作。

在总结我对马克·布洛克的这本著作的读后感之前，我想强调这名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现实经历转化为历史思考的独特才能。大家知道，这一出色的才能尤其表现在《奇特的溃败》（*L'Étrange Défaite*）一书的创作中，这本书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有关法国1940年溃败之原因和特点的最富洞察力的研究。马克·布洛克是在现场思考这一事件的，他的分析实际上没有借助任何对历史学者而言似乎必不可少的档案文献，但是，他写出的是一部真正的史学作品，而不是记者的著作，因为最好的记者仍不免“纠缠于”事件。然而，从1940年6月起，当他来到被占领的雷恩（Rennes）时，他远离了所有图书馆，



只能利用“奇特的宿命带给他的充满危险的闲暇”来思考，正如他在一段文字中提到的，他必须在立遗嘱的情形已经出现的局势下探讨历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阐发一些后来成为《为历史学辩护》之核心的观念。

我稍微提一下该书的导论，因为它表达了这本计划中的作品的某些中心思想。马克·布洛克以儿子询问他历史有何用为开篇。这番知心话不仅向我们表明他是一家之主，是其工作的仆人，也向我们袒露了10了他的一个信念：传播和讲授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成果。他说，他应该“以同样的语言向学者和学童述说”；他还强调，“高度的简洁质朴只是少数特选之人才享有的恩典”。单就这个说法而言，这本著作今天仍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何况这个说法也出现在今天的许多历史学著作中。

马克·布洛克一开始就提到了“历史的合法性”，这个说法表明，在他看来，历史认识论问题不但是个思想和学术问题，而且是个公共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历史学家应就自己的职责作出“解说”。这样，马克·布洛克便将历史学家置于各种必须表明职业意识的工匠之中。不过，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作瞬时性思考，这正是历史学家天性中的一个特征，“这里的争论远远超越行会道德中细微的顾虑。它涉及我们整个的西方文明”。于是文明就被确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科则是文明的见证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接着，马克·布洛克以历史比较的视角指出，“西方文明与其他类型的文明不同，它始终对记忆寄望颇多”，这样他就向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引介了一对基本要素——历史和记忆，记忆是历史基本的原始素材之一，但它还不能等同于历史。于是便出现了对一种并非简单的实际经历的现象的解释问题。对西方而言，这种对记忆的关注既是古典文化的传统也是基督教的传统。

接下来的文字可以概括为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不过这个说法的内涵尚未完全发掘出来：“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对于这个论

断，马克·布洛克提到了两个对他而言堪称历史学之核心的现象：一是时段，即具体的时间；二是历程，即人类生活的个体和集体形态，而人既受超越他们的制度的支配，又面临着偶然性，历史的变动性通常就体现在这种偶然之中。在该书后来的文字中，马克·布洛克还提到了“身体的历程”。

马克·布洛克随即指出，法国人对他们历史的兴趣比不上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兴趣，但我不敢确认他的说法是否正确。不过我认为，11这个说法表明了马克·布洛克对于德国人的深刻认识，这一认识既来自他1907—1908年在德国的学习经历，也来自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经历。德国历史学，甚至德国历史中（我们不要忘记，马克·布洛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写作）有一种面向过去和历史的危险导向。

这个关于法国人与其历史的关系的判断还带上了失败的悲伤印记，马克·布洛克生活在悲观主义之中，这使他得出了一些可怕的预言。在他看来，如果历史学家不提高警惕，历史就可能声誉扫地，并从我们的文明中消失。当然，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历史学科，马克·布洛克认为，历史学科与历史不同，后者与人类生活共存，但历史学科本身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现象。历史的合法性也是历史的脆弱性。

不过，马克·布洛克在提到历史的末日后，以历史学家更为清晰的视野——深受人类本质上的乐观主义的滋养——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更为平和、更富希望的见解。“我们忧伤的社会，”他说——而且我认为他的说法非常贴近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开始自我怀疑”，它在思索过去是否清白；或者说，过去是否曾欺骗社会；或者说，社会是否曾反思过去。但对这些焦虑的解释是，“忧伤的社会”“始终处于成长危机中”：当其他历史学家谈论衰落、颓废的时候，马克·布洛克却把危机时代当做变动和成长的时期来分析，他赋予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运动以某种积极意义。



因此这部著作的开篇辞是很沉重的。这是一个在悲剧情境中探讨的严肃论题。不过，马克·布洛克很快就再度发现并诉说着历史的一个优点：它“可供消遣”。在认知的愿望发生之前，历史受“天真的兴趣”的刺激。一旦好奇心和历史传奇恢复了声誉，它们便可从一个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为历史学服务：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读者可能就是“潜在的历史学家”。因此，为了写出漂亮的历史，
12 为了传授历史、使人热爱历史，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历史除了“必然存在的艰辛”，还有“独特的美学愉悦”。同样，除了与学术和历史学研究必然相连的严格性，历史也有“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由此得出的一个见解我认为至今仍很恰当：“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

不过应更深入地理解马克·布洛克。他并没有说历史是艺术，历史是文学。他说得很清楚，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过这门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诗性。这既是它的弱点又是它的优点，因为这样它就不会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法则和结构。

在追寻历史的“用处”时，马克·布洛克当时碰到的是“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es”）的观点（他总是留心区分细致入微的历史学家和系统论历史学家，为此他给后者加上了一个称号：“恪守成规者”）。

对于实证主义者这一术语，对于马克·布洛克等年鉴派历史学家对这一术语的用法，应该做深入的探讨。今天，这个术语引起人们的保留甚至敌意，其中包括一些对《年鉴》持开放态度的历史学家。这里我只想勾勒一下研究和思考的路径。马克·布洛克所指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其标志性特征是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哲学，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学派，这种哲学在经历过一些通常很深刻的改造后（如1903年去世的勒内维（Renouvier）通常被认为是“实证主义者”，但他与一般的孔德门徒差异很大），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在马克·布洛克的学习年代，它是法国哲学的基础。不过，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也在历史学领域发展出一套科学思维，这种思

维有一个马克·布洛克亦不曾否认的优点，那就是试图赋予历史学方法以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不过它通常也有一个严重的弊病：它将 19 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义平庸化，将历史学局限于“对事实的严格观察，缺乏教育意义和文采修饰，纯粹是历史真实”（美国人亚当斯（Adams）1884 年的评语）。

马克·布洛克的老师夏尔·瑟诺博斯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主要代表者。对于马克·布洛克，这位老师让人不能接受之处是他给历史学家规定的入门工作仅仅是搜集事实，然而在随后的重要阶段，历史学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事实不是“确定的”（“positif”）的已知条件。对历史学家而言，它是将史料转变成证据、随后将这些证据和相关史实组合起来的主动构建过程中的产物。这就是历史学家那受人谴责的“实证主义”的意义，当历史学家将史学工作削减为在他们看来能够“服务于实际行动”的东西，而不是追求总体史时，这种“实证主义”还带有一点功利主义的色彩。

于是马克·布洛克努力为专门化、为超然的思想活动表面上的无用而辩护。他在历史学科中发现了人类特有的普遍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也是一门人文学科：“除了对物质福利的各种关怀，人在思想上的饥渴亦应得到慰藉，如果否认他对这种权利的追求，那是对人的一种离奇的戕害。”

这里出现的两个词对理解马克·布洛克的历史学家气质甚为关键。“戕害”（“mutilation”）：马克·布洛克拒绝那种戕害人的历史学（真正的历史学关注人的全部，包括他的身体、情感、心态，而不仅仅是他的观念和行动），这种历史学也戕害历史本身，它完全是从社会和时代的角度来理解人。“饥渴”（“faim”）：该书第一章中的一句名言已经提到了这个词：“优秀的历史学家好像传说中的食人魔。哪里闻到人的气味，哪里就有他的猎物。”马克·布洛克就是一个饥渴的人，一个为历史、为历史中的人而备感饥渴的人。历史学家应有某种欲望，应是个“食人者”。马克·布洛克让我想起 12 世纪下半叶巴



黎的神学家佩特鲁斯·科迈斯托 (Petrus Comestor)，此人嗜书如命，人称贪食者皮埃尔 (Pierre le Mangeur)，他也在书中探求人生和历史。

14 在马克·布洛克看来，非“实证主义”的历史并非不是一门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最鲜明的意图之一是始终援引数学、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这并不是从这些学科中为历史学提取妙方。马克·布洛克曾求助于统计学（这对一位中世纪史专家用途有限），虽然他所处的时代尚未产生计量史。不过，为了指出知识场域的统一性，历史学的范式甚至也已取得了独立：“我们不再认为必须对所有的认识对象都强加一种从自然科学借用来的统一的思想模式。”不过，各种真正的科学的认证条件是同一的：“真正的科学是那些在各种现象之间成功地建立起解释性联系的学问。”因此，历史若要在科学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出“……合理的归类整理法和渐进的理解方式，而不是简单地罗列”。

马克·布洛克并不要求为历史确定虚妄的法则，由于偶然性持续不断地介入，这样的法则是不可能的。但他认为，历史学只有在渗透着合理性和可理解性时才是有效的，这样，历史的科学性便不在于其特性和对象，而在于历史学家的步骤和方法。

因此历史被置于某种双重境遇：第一是“点”，像“每个学科”一样，它“在其发展曲线中会暂时达到”某个点，而这条曲线“始终有点波动”，因为马克·布洛克否认原始进化论。第二是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会“依附”的普遍“思想的方向”、某个时代的“心态氛围”，它与 *Zeitgeist*——德国史学传统中的“时代精神”——的本质相距并不十分遥远。

但在通往可理解性的旅途中，历史在人类知识的各学科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历史是“发展中的科学”，就像大多数科学一样，甚至比它们更甚，因为时间就是历史研究对象的一个有机部分。历史要想保持其科学身份，就必须比其他科学都更强调运动和发展，它不可停

滞不前。

历史学家不能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历史官僚，他应该成为忠实于其探索和冒险职责的漫游者。因为历史学的第二个特点（对于这一特点，历史学家对马克·布洛克的教诲并未有过足够的思考）是，历史“还是处于童年的科学”。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咿呀学语，这一前历史阶段从希罗多德（Hérodote）一直延续到马比荣（Mabillon）神甫，关于这位神甫，马克·布洛克在后文中提到，“1681年，《文书论》（*De re diplomatica*）出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部著作“最终奠定了档案文献批判的基础”。历史直到19世纪才成为教学内容，即使在这个奠基的世纪，历史仍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之间犹豫不决，而此前的初生时期就更需要我们反思了。对历史学家而言，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谦卑的，但也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对历史学而言，求知之风几乎尚未吹起。历史认识还处于黎明期。我们一直处于黎明期。

马克·布洛克之前，甚至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往往消极地认为历史之中只有“某种审美游戏”，而某些社会科学专家则“决意把很多非常人文化的事实放置在人类的科学认识范围之外，因为他们觉得这类事实与理性主义知识格格不入”。这里应该认真读一下马克·布洛克的话：“对于这一被抛弃的残留物，他们鄙夷地称之为事件（*l'événement*）^[2]，但这也是最隐秘的个体（*individuelle*）^[3]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说法针对谁呢？“涂尔干确立的社会学。”因此，对于马克·布洛克和早期《年鉴》来说，涂尔干的社会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还再次提到涂尔干的教益。他特别指出，涂尔干教会他“不要做廉价的思考”。他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思考历史，思考他的研究和著作，而不是思考那些卑微、琐屑和平庸之事。他拒绝任何习惯做法以及任何简化的历史方法。不过，在关于方法论的思考中，他始终注意不要将历史学和社会学混淆起来，他拒绝“原则的僵硬性”，此外他还提到涂尔干及其弟子对时间的漠然。



涂尔干对马克·布洛克及早期《年鉴》的影响，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这种影响的痕迹很深刻。但是也应注意到，马克·布洛克总是在抗拒社会学，首先是涂尔干社会学的魅力。历史学当然应该与社会学进行对话，它也需要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但历史学不能混同于社会学。马克·布洛克是历史学家，并愿意始终是历史学家。应该复兴历史，特别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来促进复兴，但不能将历史淹没在这些学科之中。

16 如果认真阅读我刚才提到的关于事件和个体的话语，研究马克·布洛克和《年鉴》的学者也许能够避免某些解释上的错误。马克·布洛克拒绝的事件是社会学家眼中的事件，这些人把事件视为可以忽略的残留物。他无论如何没有否认事实的意义（在这方面，吕西安·费弗尔的说法不够谨慎）。总体历史怎能忽略事件呢？自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以来，今天的人们都在谈论“事件的回归”，这个说法与马克·布洛克的观念非常一致。

同样，虽说马克·布洛克所关注的更多是集体而非个体，但他认为个体同样是历史认识的要点之一。他说历史研究“应该优先面对个体（*l'individu*）^[4]或社会”，并这样批评菲斯泰尔·德·古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虽然他很敬重后者（他曾称古朗日和米什莱（Michelet）是“老师”）：“人类社会的科学针对的是人”，“在历史当中，个人的作用也许被过分贬低了”。最后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未能完成和没有标题的第五章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论述个人的。

马克·布洛克先对保罗·瓦莱里揶揄了一番——在后文中，他进一步指责瓦莱里并不了解何谓真正的历史，当瓦莱里声称历史是“思想修炼术中诞生的最危险的产物”时，他便证实了自己的无知——然后开始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念及本书的主旨。

他和他的历史学家朋友希望的历史学，是一种“既广阔又深入的历史”。针对“实证主义”历史学家那种狭隘而肤浅的历史学，他提出了拓展和深化史学领域的愿望。拓展和深入是这场运动的要旨，它